

红楼臆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建平 著



红楼臆论

陈建平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臆论/陈建平著 .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688-385-3

I. 红… II. 陈…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8625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 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 传 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及萧统《文选》时说：“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然成‘许学’者，惟有‘选学’与‘红学’耳”。近三十年来，我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文选学”而展开的，对此一领域的深浅多少有所感知；连带而及，对于某一专门之学问如“红学”等，也多怀有敬畏之心。

更何况，从我粗识文字时起，“红学”似乎就是显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很多古典文学名著成为禁书，惟有“红学”一枝独秀。据我所知，当时稍有文化的人，几乎人手一套。当然，那个时候对于其中的奥秘还不清楚，我只能听信别人的解说。20世纪80年代，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周绍良先生来校讲学。我听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署名一粟的《红楼梦卷》就出自周先生之手，敬佩之极，就和同学们去拜访。当时，我就像一个记者似的，围绕着怎样收集“红学”资料，怎样进入“红学”领域等，提出了很多现在看来十分幼稚的问题。其实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即如何做学问。在我心目中，能够编纂这样的书，该有怎样的学问啊。周先生当时是怎样回答的，现在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而且后来自己也未曾涉猎“红学”，但当时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状态，尽管过去二十多年，至今想来依然心潮澎湃。

我所以提及这段与“红学”有点关联的往事，乃缘于案头摆放着这部《红楼臆论》的书稿。尽管与“红学”隔绝多年，读了这部书稿，我完全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多年潜心研读的艰辛与收获。每立一说，多自抒胸

臆；每下断语，也多基于对《红楼梦》的研读体悟，探幽入微。譬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下落》、《点题人物秦可卿》，显示其见解的独特；《从甄士隐看小说代言人形象的衍变与走势》、《从高鹗续书看中国小说的劝诫情结》，说明其功底的深厚；《“丫头”“姑娘”“姐姐”辨——论〈红楼梦〉中年轻女子的称谓》、《只见“姨妈”，不见“姑妈”——谈贾府的亲戚结构》，可见其思维的敏捷；而《神似与形似——从“红楼”英译谈古诗翻译》则体现作者对于英语与古诗的融通理解。在学风浮躁甚至抄袭成风的状态下，我为作者出版这样一本真实而干净的学术论著感到欣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其清新的笔调，把我们带到“红学”世界，又一次唤起我们重读原著的强烈兴趣。一部严肃认真的研究著作，能够起到这样启迪心智的作用，不正是我们每一位研究工作者心驰神往的境界吗？！

我与《红楼臆论》的作者陈建平是三十年前南开大学的同窗。在我的印象中，她话不多，总是埋头苦读。而我在班上，年龄偏小，更是不起眼。后来我们选修王达津先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考试成绩还不错，这才注意到彼此的兴趣原来都在古代文学。也许正是这种性情所致，毕业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对寂寞清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我先在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任教，后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建平则任教于天津河西职工大学。尽管我们平时联系很少，但我知道她无心于仕途与名利，二十多年来在恪尽教职的同时，徜徉在“红学”之途，积铢累锱，成果殊多。虽然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先唐文献，对于古典小说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别人问我：你对陈建平的学问如何评价，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她是七七级的学生，一直在学术领域辛勤工作。这一句话足以说明她的学术追求，她的艰辛探索，还有她取得的成就。因为“七七级”这个词，已经代表了一代人对于光荣与梦想的苦苦追求。

正是看在七七级同窗四年的缘分上，陈建平完成《红楼臆论》之后，首先就想到了我这个同窗同行，便来信索序于我。这叫我很感动，当然也很惶恐。毕竟，我是红学外行，且学无所成，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

些天来，捧读书稿，恍逢故雨，于是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些文字。如蒙建平老同学不弃，权作抛砖引玉的引文吧。

刘跃进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08年6月30日

目 录

序	(1)
---------	-----

主旨篇

论《红楼梦》阅读中的心理偏移	(3)
从甄士隐看小说代言人形象的衍变与走势	(10)
从高鹗续书看中国小说的劝诫情结	(17)
曹雪芹的偏见	(23)
点题人物秦可卿	(31)
大观园薄命女子的诔文	
——论薛宝琴其人其诗	(40)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下落推想	(46)

命运篇

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谈王夫人信佛的原因	(53)
薛宝钗形象散论	(57)
李纨结局臆论	(64)
香菱死因探秘	(71)
宝珠·死珠·鱼眼珠	
——赵姨娘形象分析	(79)

张金哥悲剧溯源	(85)
论贾兰成才的客观原因	(89)
贾政的父爱	(94)
聪明反被聪明误	
——论一个应天府衙役的失败原因	(99)
另类的彩霞	(102)
奴才中的特权阶层	(106)

比较篇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谈晴雯与赵姨娘形象塑造的潜在互动关系	(119)
论《红楼梦》中的薛氏姐妹	(127)
贾政与赵姨娘	(136)
陪衬·补衬·反衬	
——试论小红对黛玉的映衬作用	(14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论贾政与贾雨村的交往	(149)
恰到好处与过犹不及	
——论薛姨妈教育的成败	(153)
“疏”与“堵”	
——王夫人与细柳的教育方法比较	(157)

文化篇

王夫人的择妾观	(163)
王熙凤的“娘家意识”	(170)
点题·结构·间色	
——谈刘姥姥的角色意义	(174)

只见“姨妈”,不见“姑妈”	
——谈贾府的亲戚结构	(178)
王熙凤的性格语言	(182)
宝玉的夜读	(187)
“丫头”“姑娘”“姐姐”辨	
——论《红楼梦》中年轻女子的称谓	(190)
《红楼梦》中的茶名寓意	(194)
贾环的灯谜	(200)
神似与形似	
——从“红楼”英译谈古诗翻译	(202)

主 旨 篇

论《红楼梦》阅读中的心理偏移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喜怒哀乐往往随着作者的叙述而转变。而这些喜怒哀乐多是缘情而发,时或造成对人物形象的评判有失公允,这可称作阅读中的心理偏移。《红楼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之一,拥有大量热心而执著的读者;又由于《红楼梦》丰富的内涵和高超的艺术,导致人们对主题的理解见仁见智,对人物的臧否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读者的阅读心理差异。越是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读者越容易被感动,理智的分析越容易弱化,阅读心理也就越容易出现偏离。对《红楼梦》的阅读也是如此。

—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同情弱者,这种心理反应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就是读者对书中的受害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因为受害者在特定的环境里总是弱者。其实,对“受害者”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作恶多端受到惩罚的“受害者”,也有行事不当最终倒霉的“受害者”。人们对前者会说“恶有恶报”,对后者也会说“凡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们同情的是无辜受害者。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的心理往往因同情而产生偏移。历数《红楼梦》四百多个人物,读者的这种心理偏移突出体现在晴雯身上,晴雯对宝玉的感情真诚而纯洁,却被王夫人诬陷为一心勾引主子的“狐狸精”。晴雯气病在床,又被王夫人赶出贾府,最后悲惨死去。读者喜爱晴雯容貌的美丽,同情晴雯命运的坎坷,感慨晴雯遭际的不幸。这本是

正常情绪的反应,但是阅读中的“晕轮效应”出现了,影响了对晴雯的理智分析。读者如果将一个人定位在“好人”的范畴,他就什么都好;将一个人定位在“坏人”的范畴,他就什么都坏。人们常说的“爱屋及乌”、“恨和尚也恨袈裟”,就是这种“晕轮效应”的体现。曹雪芹在描写人物时并不是简单地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是写出了丰富复杂的人性。这恰恰是《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晴雯没有那么悲惨的结局,读者或许还可以理智地评判她;而她的无辜受害使许多读者有意或无意地掩住双眼,不看她的缺点,而为她的长处大唱赞歌。其实,晴雯的为人处世有许多欠缺之处,说得刻薄一点,在她的性格中有《金瓶梅》里潘金莲的影子。潘金莲是《金瓶梅》中性格描写非常成功的一个,《红楼梦》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最像潘金莲的是晴雯,在怡红院中她顶撞宝玉、不服袭人、讥讽小红、打骂小丫头,连宝玉也说满屋里就属她“难缠”。这些抓尖抢上、妒忌同类、欺压弱小的性格与潘金莲的“咬群”非常近似。曹雪芹能把一个人人厌恶的性格移植到一个人人喜爱的人物身上,靠的是他“化腐朽为神奇”的生花妙笔,也说明他的文学描写是多么真实而贴近生活。但是许多读者执著于自己的感性体悟,忽略了曹雪芹的艺术内涵,对晴雯的缺点视而不见,盲目地把她奉为真善美的典型。这种理解主观而偏激,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在阅读《红楼梦》时,读者对司棋的评价也有偏移,这和人们对晴雯的认识一样,也是与她无辜受害的结局大有关联,而对司棋为了一碗调剂口味的鸡蛋羹大闹厨房、糟践食物、排斥异己,则持少有的宽容态度。

二

在《红楼梦》的读者中,绝大多数人讨厌袭人,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批判宝钗。原因并不在于书中对她们有什么微词,也不是作者使用什么“春秋笔法”,寓贬于褒,她们身上的“罪名”往往是读者的“感情推衍”所致。

在怡红院的丫头中,最幸运的曾经是袭人,她不仅拥有掌管宝玉起

居、管理众丫头的权力,还被内定为宝玉之妾,享受每月二两银子的高待遇。而袭人的得意恰与晴雯的倒霉接踵而至,使人以为两人的遭遇大有因果联系。有些人在读小说时容易将受益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对立起来,甚至把受益者想像成悲剧的制造者。为了满足自己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潜意识,他们有时会通过想像来给受益者定罪。在悲悼晴雯无辜受害的同时,人们迁怒于袭人,认为是袭人暗中向王夫人打小报告,导致怡红院的大清洗,使晴雯含冤而死,芳官、四儿等一干人被逐;而她排斥了异己,稳固了自己在怡红院丫头中的“独尊”地位。但是袭人的“罪行”在书中没有正面描写,很多人对她的看法凭的就是想当然。为什么人们不怀疑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周瑞媳妇儿那些女仆,不怀疑麝月、秋纹等小丫头,偏偏要怀疑袭人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她是受益者。其实,读者如果理智阅读,就会看到袭人是无辜的。从书中写的袭人与王夫人的私下接触,可以明显看出,袭人处事待人尚不失公允。宝玉挨打后,王夫人向袭人求证贾环告密之事,袭人本来也听说了,却矢口否认,这说明袭人没有不负责任地迎合王夫人。当然,也可以理解成袭人不想搅到是非中去。也许有人会说,这正是袭人的聪明之处,贾环与她没有利害冲突,袭人犯不上去凭空得罪人,破坏了自己老老实本分的名声。可就在同一件事情上,袭人却当着宝钗的面说出了薛蟠告密,使得宝玉觉得不妥,袭人感到尴尬,宝钗当时落落大方,回家后却引发了一场风波。这些可以说明袭人没有什么心机,更不会有阴谋诡计。袭人与王夫人的交谈注重的是宝玉的成长大节,其眼光超越了一般丫头甚至某些主子,使王夫人感动得连叫“我的儿”。如果她婆婆妈妈是是非非地去打小报告,王夫人又怎么会器重她?晴雯被谗不是袭人所为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在七十四回王善保媳妇进谗时,王夫人对晴雯一点也不了解。如果在此之前袭人已说过晴雯坏话,王夫人不会没有印象,这件事还说明向王夫人进谗言的大有人在,未必局限于怡红院。晴雯平日锋芒毕露,有意争先遭人妒忌,无心结怨使人仇恨。凭什么认定进谗者非袭人莫属呢?更何况,晴雯在贾母和王夫人面前痛骂小丫头不懂规避,不知收敛,早已引发了王夫人的不满,即使没有进谗者,她

也不会受到重用。晴雯的悲剧是由于她的身份与性格的不协调造成的。进谗者只不过推波助澜而已，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贾府，与晴雯性格相似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林黛玉。这两个人不仅都有正牌主子的身份，地位的特殊也无人能比。换一句话说，她们有资格去争尖抢上，也有权利在某种情况下耍耍脾气。而晴雯作为一个丫头又有什么资格与权利呢？王熙凤和林黛玉尚且因脾气性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丫头不因此而大吃苦头又会怎样呢？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盲目地赞美晴雯的反抗精神，却忽略了她反抗产生的原因和引发的后果。他们为了解释晴雯悲剧的原因就想当然地找出了一个幕后凶手——袭人。其实袭人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出身贫苦，少时被卖，勤勤恳恳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得到主子器重却被别人妒忌，最后被迫改适他人。有些读者全然不管这些，一味地去批判袭人。多数《红楼梦》续书都把袭人写成一个反面人物或倒霉人物，甚至不顾脂砚斋“花袭人有始有终”的批语而歪曲事实，这就是这种心理偏移的表现。

许多读者讨厌薛宝钗，是因为“金玉良缘”影响了“木石前盟”。人们在悲悼黛玉泪尽而亡、宝黛爱情破灭的同时，一厢情愿地将宝钗想像成凶手，这也是阅读心理出现了偏移。因此，对宝钗的评价从来就是仁智互见，分歧之大也是其他人物形象无可比拟的。当然，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使人物形象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这也可算作阅读心理偏移产生的正面效应吧！

三

导致晴雯悲剧的主要人物是王夫人，但是读者对她始终很宽容，不仅因为王夫人良好的出发点而原谅她，甚至还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她找一个替罪羊。许多读者认为王夫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妇人，没必要为了一个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小丫头发威动怒；还认为王夫人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善人，不应该将一个三四天米水未粘牙的病人生拉硬拽

地撵出府去，导致她悲惨地死去；更认为王夫人是一个疼爱儿子的慈母，也不会非要逆着儿子的性子将他喜欢的丫头除掉不可。再说，王夫人的“清儿侧”只是防范宝玉身边的丫头以色相勾引主子。那么，与宝玉关系清白的晴雯被赶走，而与宝玉有私情的袭人不仅未受谴责，还在贾母那明确了妾的身份。许多读者要为这些“不解”寻找原因，因此将愤怒倾泻给袭人。其实，读者如果冷静分析就会发现真相。在男权社会里，有地位的男主人与失去人身自由的伺候丫头发生性关系是很正常的，没有人会干涉，即使是妻子也不好“吃醋”。王夫人防范的并不真是主仆之间的性关系，她防范的其实是由谁来取得妾的地位，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看透的一层。王夫人害怕宝玉身边出现像赵姨娘那样不守本分的妾，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她们没有与宝玉更进一步发展关系之前，就将这些“不安分”“咬牙难缠”的丫头清除了。王夫人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吃尽了赵姨娘的苦头之后得出的教训。在人们大谈“娶妻以德、纳妾以色”的标准时，王夫人却提出独特的选妾原则，即选妾也要重“德”。摒弃晴雯而选中袭人，就是这种理论付诸行动的结果。试想，如果晴雯做了宝玉的妾，她会低眉顺眼地服从宝玉的正妻吗？她会忍辱负重地与人相处吗？应该说很难。她不会甘心由“鸡头”变为“凤尾”，由一个处处抢尖拔上、出尽风头的得宠丫头变成赵姨娘、周姨娘那样没人理睬的侍妾。王夫人从赵姨娘的衍变看到了晴雯做妾的结果，她未雨绸缪，将晴雯一干人等赶出了怡红院。晴雯悲剧的外因直接责任者是王夫人，间接责任者是赵姨娘，那就是“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好心读者为王夫人开脱，本来就过于主观，而将罪名推给袭人就越发有悖情理。

按照《红楼梦》通行本的描写，宝黛爱情悲剧是贾母造成的，但是读者想到她的善良动机，看到她也是悲剧的受害者而不忍加以口诛笔伐，而将所谓的受益者薛宝钗当作处心积虑玩弄权术的小人，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情节为她罗织罪名。这与人们看晴雯悲剧中的王夫人和袭人如出一辙。

四

在贾府众多人物中,大家最讨厌的不是作恶多端的贾赦、王熙凤之流,也不是贾琏、贾蓉那些拈花惹草的公子哥,而是赵姨娘。高鹗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不仅安排赵姨娘死亡,还把她的死写得即恐怖又悲惨,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其实赵姨娘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受害者,是封建礼教压榨下的畸形人。她既有可恶的一面,也有可怜的一面,还有可悲的一面。但是读者在阅读中深受叙述者情绪的影响,对赵姨娘的憎恶过于强烈,对人物的评价便会失之允当。

仔细分析,赵姨娘当年应该是个很优秀的女子,不会输于鸳、袭、平、紫,否则她怎么会被主子选中做妾呢?但是书中描写的赵姨娘却行事颠倒,卑劣粗鄙,毫无优秀之处。是什么原因使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从宏观上讲是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挤压的结果;从微观上看则是她那不甘人后的性格导致的。在正规的封建大家庭中,妾只是一个似主非主,似奴非奴的人物,等级制度永远是她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妄想凭借子女的尊贵和丈夫的宠爱打破那壁垒森严的等级,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得不到上至主子下至奴才的认可,就连子女的阻碍都无法冲开。当上了半个主子,却享受不到主子的威严与权利;生了一儿一女,却找不到母亲的感觉与身份;从家奴跻身于主人的行列,娘家人却得不到半点实惠。理想与现实形成极大的反差。赵姨娘在这种反差的挤压中逐步变形;而妄想改变这种现实的努力不仅是徒劳一场,甚至是适得其反。在这种拼斗当中,美好、善良离她越来越远,乖戾、悖晦填满她的心灵,她完成了由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珠”向“死珠”又到“鱼眼珠”的衍变过程。人们在阅读《红楼梦》时,忘记了赵姨娘的“前身”,忽略了赵姨娘的转化,只看到了赵姨娘的“现在”,而在看赵姨娘“现在”时,更多的是看到她的可恶、可恨,很少看到她的可怜、可悲。原因在于读者被作者的叙述“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理智分析一下即可看出曹雪芹对赵姨娘的确是过于刻薄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无法避免自己的